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三十九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卣

李待問存我 參閱

曾襄愍公復套條議

議 曾銑

復套條議 馬騾兵將糧餉賞罰戰車

一買補馬騾。陝西撫鎮等官謝蘭等議稱夫馬不選、則戰陣不堪，原數不足，則軍勢不振，陝西各鎮馬多

矮小单弱，且各營俱不滿千之數，或八九百一營者有之，或一千五六百一營者有之，查其弊源，夫豈無由？夫馬之矮小，固由于馬價之廉，而馬之瘦損，寔由于尅減料艸之弊，而在上者無稽查懲治之法也。今之欲復河套，必須行令沿邊守巡兵備等道將各營馬匹逐一練選，其有膘壯大者，照舊給軍，其矮小瘦損者，盡數查出，或當官變賣，價銀收候另買大馬，或給散各驛走遞，估扣站銀，補買馬匹，仍具奏請發太僕寺馬價銀四五十萬兩，選差諳馬武職六七員，會

同或府同知通判六七員於出馬去處。分投召買。每馬定擬價銀十七兩以上。二十兩以下。買北大騸馬一匹。每營務足三千之數。每五人該馱馬一匹。一營共該馱馬六百匹。又按月給與粮艸。或十匹或五匹。立攢槽餧養之法。行令各千把總每日看視餧養。仍行各該守巡兵備等道按月驗視。如有瘦損者。即將同槽餧馬軍士連坐。并千把總問罪重治。如有倒死者。即令均攤銀價買補。每月終將閱視過緣由呈送軍門本院查考。夫選馬數足。而加以餧養之有法。以

戰則勝以攻則取欲復河套此其最要者也寧夏撫
鎮等官王邦瑞等議稱夫騎卒起于胡胡人所恃以
馳騁得意者在馬我軍所恃以却胡者亦在馬故衛
漢苦馬決
青霍去病將出塞先揀馬十萬匹晚年漢以馬少遂
不修冊
不用兵是兵之強弱視馬之衆寡爾今查本鎮六營
內正奇遊三營共缺馬一千一百九匹參將三營共
缺馬五千七百五十四匹六營共缺馬六千八百六
十三匹他鎮亦可知也每馬一匹該銀十兩共該銀
六萬八千六百三十兩此舉其缺馬者言爾中間有

馬者，間多老瘦瘡瘸，不堪騎征。亦當退換，及查庫內並無分毫馬價銀兩，茲欲蒐兵，各軍馬匹，見在不堪者，必須退換變賣作價，倒死者必須買補，務得充足六營之數，方可從征。又准都御史楊守謙咨為軍務事，准臣咨前事行據委官都指揮許世爵呈估，計過正奇等八營，每營駕戰車騾二百頭，馱飛砲騾八十頭，共二百八十頭，八營共該騾二千二百四十頭，價銀八兩，共用銀一萬七千九百二十兩，在庫止有堪動銀二百一十四兩，再無堪動銀兩，合無奏請給發

給銀收買、庶得濟事、

前件

査得先爲飭軍旅備長技以禦虜患事、臣謙將各營戰馬每營務足三千之數、此外每軍五名、再給馱馬一匹、已經具題訖、續據陝西延綏寧夏三鎮開報、共缺馬三萬三百四十六匹、今撫鎮官謝蘭等、每馬一匹、定價銀十七兩以上、二十兩以下、王邦瑞等每馬一匹、定價銀十兩、臣謂戰馬壯大。方耐馳驅。恐大馬一時收買不出。且用馬數多、價銀不敷。但銀十兩一

匹。似為太輕。二十兩又涉太重。今擬每馬一匹。定銀一十五兩。蓋引重致遠。價少則馬弱。旋買旋倒。亦非得計。故一十五兩乃可買備。通以前馬計之。該銀四十五萬五千一百九十兩。又為軍務事。臣將新製霹靂戰車。分發各鎮。每營依式成造二百輛。駕車用騾二百頭。馱飛砲騾八十頭。共騾二百八十頭。陝西鎮五營。該騾一千四百頭。延綏鎮八營。該騾二千八百四十頭。寧夏鎮六營。該騾一千六百八十頭。今議調山西偏老官軍二枝。甘肅官兵二枝。軍門中營軍一

枝共五枝該戰車一千輛駕車騾一千頭馱飛砲騾

四百頭共一千四百頭山西甘肅客兵駕遠車騾俱

難令其自備除戰車并隨軍火器臣動銀委官成造

外應用騾頭并三鎮共該騾六千七百二十頭一騾

駕車內盛火器隨營周旋亦須壯大有力者方克致

遠都御史楊守謙每騾一頭定價銀八兩似爲不敷

今每騾一頭定價銀十兩該銀六萬七千二百兩通

前馬價共該銀五十二萬二千三百九十兩再照復

套之師非馬不能振戰車非騾不能行是馬騾在今

目急當買補而不可緩焉者也如蒙乞勅該部照數早發馬價銀兩乘時收買仍查各鎮撫鎮等官原奏或增易茶馬或動行太僕寺銀兩或動支茶馬察院贓罰銀兩相兼湊用尤為適便其各營見在馬匹亦如諸臣之議將老瘦疥病不堪征戰者再加挑出則諸營戰馬不惟足數而且精壯區區套虜何足平耶伏乞 聖裁

一進兵機宜寧夏撫鎮等官王邦瑞等議稱套虜常號稱三四千萬訊之降人定不下十餘萬衆而宜大

以北大青山沙窩等處寧夏以西賀蘭山後等處虜巢尚多輔車唇齒迭爲聲援聞吾大衆必將盡約諸部窮其計謀且今地廣險阻多彼主我客道里未諳其設伏掩襲之計要合烏散固多端也昔漢武馬邑之衆車騎材官益三十餘萬而衛青霍去病出塞亦將兵十萬今度士馬視衛霍時何如哉由是觀之多多益善若不能辦非十二萬人不可大約馬軍六萬步軍六萬馬軍待戰步軍以三萬從征駕火車守輜重以三萬運餉芻以馬軍二萬步軍一萬爲一營分

為三營三道並進（套中東出數百里已分三道則勢為難矣）中自花馬池東自楡林西自橫城旌旗蔽野鉦鼓震天務俾聲勢連絡動靜相聞賊如分兵拒我我亦分兵逐之賊如合力併拒我則常山相應多樹招降之旗懸厚賞以誘漢人來歸解散其黨再用舟師屯平虜城五岔河一帶以斷虜之右臂此必破之道也議者曰但用馬軍六萬夫我軍遇虜卒三不當一今虜動稱十萬而我以六萬人當之又大半未訓之卒且責以駕車運餉守輜重則出戰者益寡虜見勢寡憑陵四集或遮其前或邀其後或斷

其餉道我在虜境急則無利緩則粮絕如之何其不危也故非十二萬人不可議者又曰三道並進則勢分力弱不如並進一道夫十二萬之衆取之三鎮益皆空城行矣邊牆城堡俱撤不守萬一賊出詭謀列營據險兩壘相持別出勁兵由間道直入內地將何以禦之此甚可慮也故三道並進則諸路俱過虜巢

畢竟以牽動之援之扼之為上之策

逸出不徒逐虜亦以保內地也

大往來易言也

又曰夫套虜者虜中之一部耳其酋曰狠台吉襖台吉等宜大沙窩等處有小王子俺答諸部賀蘭山後有那木漢台吉諸部

山後諸賊。由王泉廣武中衛無墻去處。皆可直入渡河。犯靈州靖虜固原安會等處。河東諸賊。由娘娘灘黃甫川韭菜梁等處渡河。可犯神木府谷綏德。下及延安慶陽地方。先年往往深入。殷鑒不遠。今悉三鎮之兵以入套。邊城內地。在在空虛。萬一東西二虜。乘我之虛。突然侵入腹裏。生靈更何以賴。故沿邊門戶。仍當調內地之兵。或別爲徵集。照舊防守。庶保萬全。是以總督曾銑先請修邊。繼陳復套。而本兵題覆亦曰邊墻既修。內地完固。虜賊不敢犯。我軍有所恃。則

蒐套之舉動可期成者。蓋深有見于此也。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議稱夫復套之師須水陸並進用舟載萬人以一總兵率六叅遊揚帆鳴砲。撞鐘伐鼓。順（水兵爲虜）流而下。陸師九萬馬步相兼。分爲三路。路爲三鋒。鋒（賊援帘截殺之用）相去二三十里。聯絡二三百里。路用一總兵。鋒用三叅遊。主以六將。叅以文臣。使旌旗蔽空。鼙鼓震地。糧運繼後。驅其進帳。虜必出套。計延寧固原之兵。可得六萬人。再調甘肅五千人。寧武偏老一萬人。大同一萬二千人。共將八千人。合之十萬人。復套之師具矣

前件

夫進兵之計、諸臣之見。各有不同、大抵以多爲貴、而不知以精爲貴。恐致于人而不知致人者之足恃也。臣前疏復套之役、須六萬人、山東槍手二千人者、蓋延寧固原、及臣中營之兵、止有此數、必欲再加、惟甘肅六千、山西偏老六千、合之共七萬二千人、益以槍手二千、如不可得、須調一千、蓋此輩蹻健、足備奇伏故不可無、若夫大同之兵、止將西路者量調遊兵一枝、與山西正兵人馬、於偏關按伏、以張延綏聲援。二

片中至地方五月還鎮餘兵不必調用庶免勞費其合用官兵及將選練每營三千計二十四營山東槍手附于軍門標下兵分三路中路八營左右二路各七營餘二營操舟運餉按伏寧夏五谷河以防渡口以濟匱乏夫東有山西大同之兵伏于偏關西有寧夏之兵伏于五谷賊援既絕而蒐套之兵西從寧夏

不敢直前進兵有法但求知能直抵河墻否

横城花馬等處而進自延綏西路而墻再裹餱糧更免戰馬由延綏鎮靖懷遠等處而進自本鎮東路而墻往返埽除兩月套虜可逐然後休兵牧馬以備秋

嵩此春蒐秋守之大略耳相機通變又在臨時若曰虜賊衆多聞我四集七萬之師恐不能勝此求知彼已之說蓋師非素練營陣無法雖百萬之衆如一羣羊供猛虎爾今臣陣法頗異往規若各鎮撫鎮等官皆如此練習一可當十虜不足慮況春夏之交宿艸已盡新艸未茂賊馬羸瘠住牧各區方二千里豈能合勢縱能畢集已乖所之以臣計之惟有捲帳而遁惟恐虜伏遠遁或保據險阻使我進無攻取退無追擊耳爾或虜賊兵給我而別遣勁兵擣我此亦不知地利之說蓋賊馬既弱地無芻粟必難深入且沿邊城堡

寨柴近多完固該分守及把總坐堡等官如常戍守自難侵軼況彼腹心受害乃捨其營帳弃彼頭畜而先此難成之謀賊雖粗猛不如是之愚也故復套之師不貴多進師之路不必廣惟分爲三路依法攻取間諜相及斥堠相通則聲勢雷霆無堅不破矣若夫陳師運餉之宜立賞招降之方臣別有議擬不敢泛及伏乞

聖裁

一轉運粮餉陝西撫鎮等官謝蘭等議稱夫師行粮從則士馬飽騰轉運不繼則士馬困餒況人馬十萬

有餘往返蒐套二千餘里計筭月日必須三月精兵十萬馬軍六萬步軍四萬每軍行粮一升五合大約以三月計之該米一十三萬五千石正馬六萬馱馬一萬二千馬一匹日支料三升艸一束大約以三月計之該粮豆一十九萬四千四百石艸六百四十八萬束米豆艸束以時估計之每米一石折銀一兩二錢料豆一石折銀七錢艸一束折銀二分大約該折色銀四十二萬七千六百八十兩加以隨軍犒賞銀大約可用一十五萬兩通共用銀五十七萬七千六

百八十兩若蒐套之後達賊遠遁當沿河築墻建堡以爲久守之計大約兵馬共用二十萬十萬築邊十萬架梁防護每年可用銀二百萬兩期以數年之間大功可望其集矣必須奏請照數給發內帑銀兩則粮料草束得以克裕而鹽菜犒賞不致缺乏矣寧夏撫鎮等官王邦瑞等議稱復套之舉師多費廣轉輸甚艱出邊之外盡爲敵境露宿草野別無資藉非厚其犒餉豐以牛酒不能結其歡心得其死力大約十二萬衆以一月爲率每軍給烘炒乾肉十五斤給米

十五日每馬給料豆三十日艸資野牧每日加料一升共四升以補艸之時乏計每軍一名給糗炒一斗五升乾肉十塊責令自帶可供十五日通計軍十二萬該糗炒一萬八千石乾肉一百二十萬塊每軍一名給米二斗二升五合可供十五日通計軍十二萬共該米二萬七千石每馬一匹給豆一石一斗通計馬六萬匹共該豆七萬二千石通共米豆共該九萬九千石而馱馬車騾尚未與焉每米豆五石用車一輛共約用二萬輛各鎮借用民間牛車載送分為二

運每車一輛該牛一隻每日料三升初運給半月該四斗五升亦附車內步軍三萬各照三鎮圖為三營每營軍一萬名統以一將駕護運車各隨大軍之後因軍計粮因粮計車更番轉載不致缺乏蓋初議舟運其費頗省今舟不可用計必從車為費甚鉅抑恐套內山坂溪澗路多險阻有牛車所不能行者又須別議䭾載廣備馬騾其費愈益不貲但舉此非常之業自有此非常之費也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議稱夫復套之師計十萬人日用米一千五百石馬五

萬匹、日用料一千五百石、逐虜築堡自三月中至十月、約二百三十日、共米二十四萬五千石、馬料止用二百石、共料一十五萬石、守墩堡軍七萬二三千人、日用米一千九十五石、馬三萬五千匹、日用料一千五十石、自十一月至次年七月、約二百七十日、共米二十九萬五千六百五十石、馬止用一百五十日、共料一十五萬七千五百石、通共該米料九十四萬八千六百五十石、則復套之饋餉侔矣、又曰自古興大師必先儲蓄數年、然後可樂、今計復套饋餉殆百萬石、

非一二年可積。寧夏地據上游。利擅渠堰。穀粟可儲。且該鎮積有餘銀三十餘萬兩。甘肅亦有五十餘萬兩。每年借取十萬兩于寧夏。糴粟儲于沿河城堡。歲可得粟十五六萬石。積之三四年。可得粟六十餘萬石。復套之粟過半矣。又准都御史楊守謙咨稱運粮車輛。將於定邊等營堡。延安府各州縣。并編索牛贏借用。似不必造

前件

臣看得復套官軍。止用七萬二千。比之各鎮所謀一

十二萬餘餉可以省半今以七萬二千將士分作二十四營進剿往返以兩月計之給烘炒二十日每人一斗准行糧二斗該一萬四千六百石每石價銀一兩二錢該銀一萬七千五百二十兩每人給牛羊乾肉二十塊每塊給銀一分令其自備該銀一萬四千其將患于六百兩給本色米四十日每人四斗該米二萬九千任事恐謝弗以費重阻之故輸自損的但恐事後二百石每石價銀一兩二錢該銀三萬五千四十兩不能無增益耳每人仍該行糧三斗給折銀六錢共該銀四萬三千八百兩二十四營該正馱馬騾九萬七百二十匹頭

兩月計之每匹日給料豆三升共該一十六萬三千二百九十餘石每石價銀八錢該銀一十三萬六百三十六兩每匹日給艸一束共該五百四十四萬三千二百束每束價銀二分該銀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兩以上共用銀三十五萬四百六十餘兩其糧艸折銀雖比常稍豐蓋軍士遠征風雨疲勞敵愾禦侮存亡攸繫比之尋常防守不同固宜從厚不為常例也臣又竊計糧運艱難從舟未諳水勢從車推挽無多始事之初權宜兩處欲量留馬匹在邊以備更

換、量添牛車在營、以供饋餉。是以進剿之兵、馬步車相兼、每營先用正馱馬二千一百匹、駕車馱砲驘二百八十頭、二十四營共該馬驘五萬七千一百二十匹頭、給本色料二十日、餘日料艸供給折銀、棋炒乾肉軍士自帶、其本色糧料共六萬三千四百七十餘石、分爲二運、每運止該三萬一千七百有奇、隨營馬匹、內除一半軍士更迭乘之以節其勞、一半馱糧、每匹八斗、約二萬餘石、外餘糧料、每四石用牛車一輛、大約用車三千餘輛、係臣與陝西延寧撫鎮官從宜

措備此以進套之費而言也至于前項軍馬申明號令演習營陣在于各鎮自有常例粮餉如將蒐套必須以次預爲調集選練截長補短直以一月計口粮料艸用米三萬二千八百五十石該銀三萬九千四百二十兩料豆八萬一千六百四十八石該銀六萬五千三百一十八兩草二百七十二萬一千六百束該銀五萬四千四百三十二兩通前共用銀五十萬九千六百二十餘兩可給一征之費而三征之費可以類知然此特復套所用耳至于各鎮防秋年例粮

餉自有該鎮會計不在此數乞勑該部議擬照數速
發解鎮仍乞勑戶部堂上大臣一員量帶司屬官前
來專理芻餉督同延寧陝西五鎮巡撫官預先會計
召買如用度緊急或照撫臣楊守謙之議先將甘寧
二鎮民運銀兩預爲措備候有官銀補還庶不臨期
缺乏悞事若隨軍賞犒及復套之後築修防守應用
供餉之類容臣次第奏請伏乞 聖裁

一申明賞罰陝西撫鎮等官謝蘭等議稱賞所以勸
功也誅所以明武也賞貴小則三軍喜罰貴大則三

軍震。今之總督。卽古之大將也。節制三邊。統師百萬其權可謂專且隆矣。其不能賞小而罰大者。制拘之也。何也。如百夫千夫之長驍勇絕倫。摧敵陷陣。其人雖卑。其功則偉。雖千金之賞。大將之擢。亦不爲過。夫何拘于常例。而一階半級疋帛兩金。其何以動三軍之心。而作三軍之氣乎。所謂賞一人而千萬人勸者未有也。將不用命。敗陣奔北。致使虜賊覆沒官軍。打破城堡。殺虜人民。雖萬人之將。法所當誅。卽時誅之則三軍股慄矣。夫何拘于都指揮以下之條。都指揮

以上。則不得而徑行矣。將如何而用用命。軍如何而效死。所謂罰一人而千萬人惧者未有也。況今復套之或、有、為、戲、舉。深入重地。驅逐強虜。動經幾月。所恃以鼓舞人心寧輩在其鎮不能用命乎而勸懲將士者。不過大明賞罰而已矣。又須奏之天朝。下之本兵。另擬賞罰之格。不拘循常之例。假總督以便宜之權。行賞小罰大之事。則發號施令而人樂聞。與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矣。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議稱揚兵塞外。恢復土宇。非厚賞無以使人。大舉特特下令以空頭部檄數百張

犒金十餘萬兩，隨軍斬捕首虜願陞者即與擬拜官，願賞者即予百金，則人人忘其死，虜不足驅矣。又准都御史楊守謙咨稱兵本凶器，戰本危事，所以能使人討不旋踵，北首死敵者，賞也。法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古人賞不逾時，欲人速得其利耳。洪惟我朝祖宗開國，慎重邊功，斬首虜一級者，陞賞授一級，予之世襲，恩至渥矣，其後不願陞者，賞銀三十兩，乃因邊軍貧窶，故為此例，蓋先虜衰弱，臣伏入貢，間有為患者，不過狗鼠竊盜，賞止三十，時固當然，且其時兵

部武選郎中二員。內一員常隨軍紀功。一經紀明。卽時賞賚。不俟報覆。近年虜勢猖獗。官軍與戰。斬獲視昔甚難。止從舊賞。而奏請查勘。文移往復。又異於昔。遲延之患更甚于昔誠不足以鼓倡勇敢。摧剉賊鋒。議者謂各邊養軍太費賞軍太輕。帑藏損耗。虜患未弭。爲是故也。近年宣大警急。兵部題奉欽依。每級賞銀四十兩。願陞者仍賞銀十兩。獨陜西諸邊。未曾行及。仍從舊例。竊謂四十兩猶未優厚。合無再加二十兩。每級賞銀六十兩。願陞者仍舊賞銀十兩。夫一級增銀二十兩。千級不

過增銀二萬兩費固不多每有斬獲總督巡撫官照舊行該道守巡官紀驗明白即時給賞仍與願陞者具奏行巡按御史查勘勘實無異造冊奏繳中間有情弊者指名叅論其願陞者皆係總旗千百戶指揮等官軍人卒皆願賞賞至六十兩窮邊之卒一生溫煖有餘彼誠見獲功者即時持數十金出轅門必相觀動色將忘其死夫將領既以敢戰為功士卒又以重賞忘死虜不足敗也

前件

看得明賞罰乃軍中之首務，法曰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又曰賞不逾時，罰不遷列，故勛勞宜賞，刑不吝千金，無功妄施，雖分毫不與，臣于先疏，已陳其概，今撫鎮諸臣，言復套之舉，須另議賞罰之條，無拘循常之例，均爲有見，蓋當此承平玩愒之餘，人心懦怯之際，陞賞不速。固無以鼓舞士心。法制不嚴。又豈能齊一衆志。如蒙乞勅下廷臣，爰考國初行師節制之典，及先年提督兩廣都御史王守仁事例，斟酌今日撫鎮諸臣之議，大破常格，著爲條例公舉文武兼資

大臣一員隨帶兵部司官一員給領帑銀十餘萬兩空頭部檄數百餘張以待有功仍乞付之大臣制劄以誅有罪脫不以臣爲卑鄙使得備役行陣參協其謀雖竭膂骨所不敢辭事完之後隨將制劄部檄等項具由奏繳不爲常例再照備賞有功固當從厚至若師行數千里風雨疲勞轉戰危困及日常操習亦必有賞犒以鼓舞勞來之庶人心不倦又須得銀十餘萬兩并前賞功銀共二十萬兩可給一征之費如是則賞罰既明人心悅服河套之復蓋不難矣伏乞

聖裁。

一兼備舟東陝西撫鎭等官謝蘭等議稱夫黃河通于寧夏。而蘭靖寧州之木植最多。取之最便。令無造戰船五百隻。每船造敵樓一座。軍三十名。掌舵搖櫓十名。弓手十名。砲手十名。每百隻設把總一名。共把總五名。仍設將領一員以督其事。每船一隻。載粮二百石。船五百隻。共載粮十萬石。無事則由裏岸運粮萬一遇賊逼近河岸。前後船隻勢相聯絡。齊力攻打。火砲衝突。虜賊勢不可當。必迯遁之不暇矣。若假之

以歲月不惟粮餉克足而船上軍夫亦慣習水戰矣。寧夏撫鎮等官王邦瑞等議稱總督咨行本鎮造戰車一千輛蓋止可以為營壘戰可以施神機蔽矢石行可以載輜重其法盡善無容議矣隨行兵粮道督官辦料如式打造外又准總督行令本鎮打造大船一百五十隻船底稍平其上可安火器轉運粮草等因緣黃河自平虜城北過虜地至黃甫川周廻二千五百餘里人跡不到舟楫不通比之中國河運不同訪得平虜城夜不收劉炕者曾同大力赤等出哨由

五岔河登舟至黄甫川上岸熟知道路因拘劉炊詢之彼歷陳嚮往且云往哨將止駕捕魚小船可容五六人者以行卒遇風浪則灣泊易制兩岸夾賊則直泛中流賊或夜襲則開展爲易若大船載米若不能行其說有五一曰五岔河一帶水淺多灘大船到彼當淺閣不能進二曰石背㸑泉以下兩岸石山水勢如建瓴一瀉千里大船迅流其勢難下人力難施必有沉没撞擊之患三曰船中載米兩岸隔山我軍在套勢不相及陸運則慎賊邀擊坐待則虞軍莫至四

因兩岸夾賊勢難灣泊泊岸則虜來聚攻我軍難合捨舟則虜必趨奪軍易擾亂五日虜果逐去則從容安流舟與師合爲一相持日久梗塞不通軍不獲粮船不獲援此危道也況此舟一下上流難返西人不善張帆岸上又無牽路弃舟在彼小費不惜弃米在船非齎寇糧耶窃恐因思之黃河本洶湧漂疾之流而虜境非舟楫所經之地即如三門七津水勢湍急漢唐漕運尚不能越是可鑒也今不諳其險易而乘舟冒進果如其說不惟進退觸藩抑恐稽誤粮餉干係

非細為今之計似不必造大船船不必載粮米俱造

（舟運固難惜以保小戰）

中船百餘隻每船可容甲士二三十人者列於平虜

（勁兵數千順流而下所到上岸與大軍相約合擊）

城五岔河一帶以遏山後諸賊之援而運餉之計或

（或結水營于渡口候其渡河截殺亦一奇也）

如前議可也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議稱嘉靖二

十年婦人任友二以二漁船同漁人通士十八人自

寧夏黃沙嘴下河至偏頭關峽口上岸晝伏夜行斬

虜首三級此復套宜用舟師効也將寧夏游擊兼樓

船將軍以頗知水戰如湯慶者為之大採雪山之木

為筏內蘭靖順流至寧夏取江南舟工水手量河寬

伏深淺。造戰船五六百艘。運船四五百艘。令樓船將軍習水戰以待用。又曰復套餽餉百萬。若用車牛。勢不可爲矣。今以船載粟順流而下。沿河而饋。比之車牛。其省百倍。惟遂虜時。陸師後用車千輛。騾驢千餘載粟隨軍。一月而罷。

前件

查得先爲軍務事。臣查沿邊舊有戰車。體質大重。畧加增減。上施火器。攻守咸宜。堪以制勝。咨行陝西延寧三鎮撫臣酌量成造。每營分發二百輛。既備防秋。

兼爲復套之用。又因今秋黃河水漲。將蘭州浮橋衝斷。兵馬往來。應援愆期。行寧夏將抽分筏木。打造大船一百五十隻。裝載粮艸。渡送兵馬。并行臨鞏兵備道將蘭州浮橋修理。亦造船百隻。以資利涉。蓋船雖至小。載粮不下三五十石。車雖大。載粮三五石足矣。是一小船。勝十大車也。且臣之所謂大船者。亦量河之廣狹淺深而言。非艨艟巨艦之比。況虜寇在陸者多。用船者特出奇之一爾。非謂復套全資于船。若河套既復。修築垣堡。載餉防河。此不可少也。今陝西延

綏撫鎮官僉言供餉可用舟運。寧夏撫鎮官議稱黄河難用大船。欲造中船百餘隻以遏山後諸賊之援。該鎮距河伊邇、用船大小。知之必眞。但載人亦可載粮。百十隻恐不足用。必得中船三百餘隻。毎隻下可載米百石有餘。上可載人施用矢石可也、査得該鎮雖有抽分筏木、恐其材非可用。議者謂採雪山之木、亦須人力、其工食木價、中船毎隻、大約費銀五十餘兩、三百隻、共該銀一萬五千餘兩、并隨營戰車、陝西等鎮、共該二十四營、可用四千八百輛、毎輛大約用

銀二兩、共該銀九千六百兩、并造船銀共該二萬四千六百餘兩、今舉此大事、各鎮百兩供需、異于往昔前銀亦須仰給內帑、如蒙乞勅該部照數分發各鎮撫鎮官、乘時委官成造、車分各營、舟擇寧夏蘭州將官一二員、管領演習、其樓船將軍之號、應否設立、臣難擅擬、仍乞行浙寧等處總理河道都御史及河南管理河道官于該省歸德睢州寧陵考城蘭陽儀封祥符中牟鄭州封丘延津陽武原武滎陽氾水近河等府州縣、選調諳習行舟、熟知水勢水手六七百餘

名起關應付前來每船分撥二三名相兼本處水手應用如是則水陸有備載人運糧惟便是適更多張旗幟鳴金伐鼓順流而下醜虜瞥見固且駭愕驚異奔遁之不暇又敢近河而攖我之鋒耶伏乞

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四十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李待問存我　參閱

曾襄愍公復套條議

條議　曾銑

復套條議

一多備火器、陝西撫鎮等官謝蘭等議稱夫中國長技、火器爲最、造之不盡其法、教之不盡其妙、火藥

鉛子、備之不豫、與無火器等耳、訪得往昔陜西邊鎮各營止有佛郎機等器、每營不上四五十件、不惟造不如法、抑且教之無素、其會打放者、百無一二、火藥鉛子、預備些須、常不敢用、縱臨敵陣、不過虛張聲勢未閑着實打中一處、虜如何而震恐、况火器不多、連放三次、火器中熱、隨點即出矣、是 中國雖有長技而用之不善、真可惜也、即今圖 上方略、欲爲復套之舉、大約用人馬十萬、該二十營、每營該用火藥鉛子不貲、誠不可不預爲之處、多爲之備也、其每一營

共用霹靂砲三千六百杆、合用藥九千觔、重八錢鉛子九十萬個、共重四萬五千觔、大連珠砲二百杆、合用藥六百七十五觔、重一兩八錢鉛子四萬個、共重四千五百觔、二連珠砲二百杆、合用藥六百七十五觔、重一兩八錢鉛子三萬個、共重三千三百七十五觔、手把銃四百杆、合用藥一千觔、重一兩鉛子四萬個共重二千五百觔、盞口將軍一百六十位、合用藥裝就小砲三千二百個、共重四千八百觔、火砲該藥一千六百觔已上一㮣通共用藥一萬二千九百五

十觔、用鉛子一百一萬個、重五萬五千三百七十觔、二十營共該用火藥二十五萬九千觔、該用焰硝一十八萬八千七百四十六觔、每觔大約值銀二分、共銀三千七百七十四兩九錢二分、硫黃四萬八千七十六觔、每觔大約值銀三分、共銀一千四百四十二兩三錢、該用鉛子二千二十萬個、重一百一十萬七千五百觔、每觔大約值銀二分、共銀二萬二千一百五十兩、通共用銀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七兩二錢三分、合無奏 請將銀照數運送軍門、分發各省產鉛

硝黃去處，嚴定限期，買完解運前來聽用。鉛於固原山採取二十萬觔，漢中秦州召買六十萬觔，山東出鉛府分召買三十萬七千五百觔，硝於山東出硝府分召買一十二萬觔，北直隸出硝府分召買六萬八千七百四十六觔，硫黃於山西澤州陽城等處產黃地方召買硫黃四萬八千七十六觔。題奉欽依，仍令各府州縣如期買完，星夜解運軍門，分發修合治造，陸續給發各營。庶鉛子數多，火藥足備，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摧鋒陷陣，勢如破竹，虜賊救死扶傷之不

暇、河套可以復之而無難矣、

前件

火器之利、臣前疏言之詳矣、查得近製隨營霹靂戰車、每一輛上用霹靂砲一十八杆、每杆重八錢、鉛子五十出、每出五個、共四千五百個、重二百二十五觔合用火藥五十觔、大連珠砲一杆、重一兩八錢、鉛子二十出、每出十個、共二百個、重二十二觔八兩、合用火藥三觔零六兩、二連珠砲一杆、重一兩八錢、鉛子三十出、每出五個、共一百五十個、重一十六觔零一

十四兩、合用火藥三觔零六兩、手把銃二杆、每杆重一兩、鉛子五十出、每出二個、共二百個、重一十二觔零八兩、合用火藥五觔、火箭二百枝、一營戰車二百輛、每輛所用火器火藥火箭之數、俱如前、仰遵前奉

聖旨、動支京運銀兩、雖陸續造有各項火器、僅足軍士執把、尚缺隨車火器火藥鉛子火箭等項、已經咨行陝西延寧三鎮撫臣成造分發各營操習、以為攻守之具、准都御史楊守謙咨稱該鎮八營、成造隨車火器火藥鉛子應用料物、該銀三萬七千餘兩、復查

之兵計該二十四營俱應一體置備為照霹靂戰車
師中不可無者若造車而不加火器止宜守而不宜
攻與無車等耳計各鎮諸營辦料成造如楊守謙所
計大約用銀十萬餘兩臣圖省費擬鑄鐵子但楞角
磨磋工力亦煩乞發帑銀前來給各鎮撫鎮官乘時
委官分投於出產鉛鐵硝黃山西山東直隸等處并
陝西地方收買成造如生鐵可鑄亦聽設法以省大
費再照鉛硝二物一時買辦難以卽完伏望　內府
神機營先查給發各十餘萬觔以濟急用庶先時有

備全勝之功可期成矣伏乞　聖裁

一招降用間陜西撫鎮等官謝蘭等議稱明君賢相能以上知為間者必成大功是軍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或曰以　中國攻夷狄用間可乎不知非用間于夷狄用間於夷狄之所虜者也近據歸人供稱達虜每一帳家小不上四五人虜去人口反有五六人是虜之中被虜之人半之每一人被擄去之人在前以當先鋒不進者以刀背擊之是以　中

國攻　中國。而彼坐收其利。眞可惡也。又問之被虜之人。豈無思家之心乎。彼曰人人皆思家。但恐逹賊追殺而不敢逃也。由是觀之。　中國之人久在虜中但恐歸正將將士斬之以爲功賞而不然而窮邊而不能歸者。非其本心也。以其處之之道未盡。用間鑿以爲生益壯爲虜後也之法未極其妙耳。若欲用間。非厚處投降。非大懸陞賞。間不可用也。何也。投降處之不厚。則感悴之感召不能動其來歸之念。用間陞賞之不厚。則鼓舞之未盡。不能動其效死之心。自今以後。若欲用間。必須奏請給發犒賞投降用間銀十萬餘兩。於總督軍門收

賊，聽候便宜給賞。凡遇走回人口投降者，審其如果真正投降，卽便賞銀二十兩，五兩買房一間，五兩娶妻一口，十兩買羊三四十隻，任彼孳牧。其原帶來馬匹，卽給與騎坐，仍給與盔甲什物月糧料草。或作通事，或入行伍，更加優恤犒賞，以遂其心。是以在虜之人聞　中國待投降如是之厚，莫不捨死來歸，猶水之趨壑而不可止也。如是能厚處投降，則用間有其本矣。又必大懸陞賞，潛選膽大有謀之士百十餘人，每人先給銀一百兩，以爲養贍家口之資，仍每月給

與食米一石以恤其私使之無顧盼家小之意仍審令陸續出邊或假以樵採為虜所獲或假以牧放為（此法今邊左亦宜用之）虜所擄深入虜地為彼腹心凡遇　中國之人容用誘問之計陳說待降人之厚開以父母懸望之情彼必惻虜地之苦動父子之念思　中國之厚志一時之害投降者貫魚而來不可勝數一年之間可得二三千人不五六年而虜帳一空虜勢自弱矣如善用間者為小王子俺答等之左右則酋首亦可致之而無難也豈止誘降已乎若果四五年間投降　中國

者或四五萬或六七萬用間之人亦回　中國不拘
已死未死俱陞以世襲指揮各賞銀一千兩如有謀
勇出衆可當將領者俯不次超擢以盡其材如是則
重陞厚賞之下誰不樂於用間以效死哉寧夏撫鎮
等官王邦瑞等議稱復套之舉所最要者先出厚賞
於通事夜不收中募敢勇死士有智慮機變者令其
深入虜幕探察情狀及山川阨塞道路險夷某處賊
所常據某處賊可設伏某路車可通行某路車不可
進務得其實以爲嚮徃庶我軍進退不誤餉道不滯

也。

前件

看得招降用間法曰兵有五間五間並起莫知其端是爲神紀古之謀臣策士以之弱强敵離硬交養內亂制生勝如陳平之間范增岳飛之間劉豫韋孝寬之間斛律光蔡挺之間熟羌思順以成奇功者甚多今陝西撫鎮等官所言深得古人用間之意蓋虜自盤據河套以來每一大舉入寇　中國之人被掠者不可勝數池魚越鳥之思誰則無之中間有畏其追

殺而不敢歸者亦有樂其放曠而忘歸者故虜勢日（此尤爲得情之論）
益盛強有由然矣歸人供說虜中　中國之人居半
非虛語也今各鎮招降事例酬以馬價蠲其徭役可
謂厚矣然來降者固有尚未悉獲其効死之心在虜
者甚多無以感發其來歸之念者非分之恩罔施招
徠之典弗隆故也誠如所議凡遇來降者爲之厚其
金帛之賚豐其房產之給美其妻室之配則志獲安
富心無叛離多選機謀敢死之士從而用之俾深入
虜地因其機而五間之術起謀豈有不行事豈有不

濟顧應用銀兩必須仰給　內帑乞　勅該部無拘常格定爲新規擬發帑銀數萬兩專備招降行間之用俾臣等或於平昔撫用降人或於出師之日明開待降之典大揭榜文廣布牌檄於套內如是則感恩慕義而來者沛然孰能禦之撫而用之俱爲勁卒且因以益知套內山川阨塞所向無滯勢如破竹醜虜勢弱不期其弱而自弱不逐之遁而自遁矣伏乞
聖裁
一審度時勢寧夏撫鎮等官王邦瑞等議稱冬月春

初冰凍草枯、人饑馬瘦、虜之時誠弱矣、非我之勢所謂擇將選士、進兵運餉之圖、又煥然飭治、靡不具備、我之勢誠强矣、彼既可乘、我復可恃、俊當飈飛霆發、刻日興師、兵聞拙速、不聞巧之遲也、或事尚紛紜、我勢未備、雖有彼時。尚難輕出。此萬全之道也。

前件

看得天下之事有機、時與勢為之也、虜與我時勢之强弱、臣前疏詳之矣。今宣夏撫鎮議稱我勢已强則乘之、我勢未備、雖有彼時、尚難輕出、此固審度彼已

之說，而時機之義，猶有未盡，何也，夫時也者，雖天啓之，而成之者恆以人也。方今 聖明在上，乾剛神武，遏惡揚善，而又值胡虜可乘之會，此乃天啓之時，臣前所謂有大機者，若乘此時機，而不知黽勉以從之，則蹉時失事，其禍將長，所謂黽勉，亦惟盡人之職以成天之功而已，使內外臣工，大小協一，凡選將練兵，儲餉秣馬，修器遣諜之類，撫鎮守巡等官，各盡其職，臣知數月之間，餉器咸備，訓練亦精，則雖來年春夏之交，申嚴號令，亦可以即戎矣，又由此而修焉，三年

之久、嘗獲底績、蓋機非在外。爲之自我、所謂天啓之。人成之也。苟徒事議論而無黽勉之實、不知自治而徒欲俠賊之虐、應文塞白、優游歲月、雖十年弗克征矣。況近者乎。或疑復套之功、必三年爲期者、蓋百年之寇、一旦驅除、盤據既堅、廓清非細。今雖仰伏 天威、以百工之智勇、其施爲次第、歲月日長、定不敢謂一鼓而定也。伏乞 聖裁、

一防守河套、寧夏撫鎮等官王邦瑞等議稱人之言曰、復套非難、守套爲難、今如張皇六師、深入聲討、蕩

其穹廬，戮其醜類，一勝之後，勢如破竹，彼將膽寒，喙息，北走不暇，尚安敢與套爭耶。套既復矣，賊必懾我餘威，不敢驟犯，從容調度，頗有餘功，築牆則延袤綿遠，靡費不貲，散守則勢分力孤，勞戍大衆。故漢武遠徙乎窮民，終非安土，唐末委兵於藩鎮，卒啓厲階，皆非得策，宜擇道里適中，地形險要，水草便利者三區。築三大城，即朔三受降之策也，但彼在河外，此在河內耳。或因古昔舊址，使東者直榆林，西者直寧夏，中者直花馬池，鼎峙聯絡，每城廣十餘里，可容數萬人，分置將領，就以十二萬衆分務戍守套地，縱短

橫長。每城相直處。大約不過二三百里。每三五十里。再作小堡以傳烽火。以通應援。以休轉輸。沿河據險。量築墩臺。以備瞭望。如虜復渡河。則河上傳於三城。三城傳於三鎮。內外應援。非孤立也。且套地肥久曠。收穫必多。做趙充國屯田之法。官給牛種。令軍士併力以耕。有事則戰。如是三年。地利漸開。蓄積漸多。生齒漸聚。大城附近。再築小堡。歲增月益。星羅棋布。十年之後。縱不能如腹裏之殷庶。比之沿邊城堡。規模亦同矣。有城可居。有兵可戰。有地可耕。有糧可食。胡

虜自無住牧之地。又安能復爭耶。況據河以守。比之據墻以守者。爲力尤易。自是專力守河。沿邊舊戍。漸可省罷。且拓地數千里。郄胡河外。實　中國無窮之利也。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議稱夫套內地半膏腴。不可勝耕。而省隴渠堰尚存。師及河岸。一面築堡一面移營。用牛犋人丁。耕堡旁地土。比至冬初。收獲粟入堡以佐兵食。此又在饋餉百萬外矣。所以必先營田者。爲是故也。且沃壤久荒。獲利必厚。二三年間用李鄴侯策。徙其家口無難也。又曰河套道里東自

延綏黃甫川起。西至定邊北折至寧夏花馬池。又西至横城。止實一千五百里。又中自榆林鎮城起。北至黃河南岸止。約七百餘里。東西止二三百餘里。其形近圓。圓者徑一圍三。折筭計二千二百五十里。套復則內外皆爲我境。不必防守。外止餘一千九百里。中尤有紆曲處。大約當守者二千里止矣。秦人緣河爲四十四城。是四十餘里一城。今則加密。大約置堡六十。墩千餘。是三十餘里一堡。二里一墩也。沿河多元昊舊城。宜因之。大堡戍兵千人。小堡七八百人。約五

萬四五千人足以守之漸於東西再增二堡約二十餘堡亦大堡千人小堡七八百人約一萬八千人則守套規模大畧定矣說者謂套衺延足當一省須建百餘州縣徙數十萬人實之非也選地取其能守險足矣非如內郡雞鳴犬吠相聞今黃甫川至橫城千五百里固原至花馬池七百里其間亦絕無州縣徃徃六七十里無人烟且套復後以其沃壤募民徒耕久自填實今則不必然也又曰師及河岸再兵截據渡口虜必不能浮河矣惟至冬時則須防河每年十

月間將套內草萊除運入各堡外餘盡焚燹使赤地千里虜必絕望乃如寧夏蘭靖河曲保德則鑿冰爲壕壘冰爲墻守之然草萊既焚不必爲壕墻亦自可守蓋虜縱踏冰至套勢不能久駐一二日須厺我閉堡高坐以俟之可也今寧夏蘭靖河曲保德所以防之者寧夏恐其樸捉行道之人餘則恐其掠內地居民耳

前件

臣看得兵精糧足　天聲所至河套可淸行之三年

大勢底定、揚旌於受降之封、飲馬於黃河之滸、可跂足而待爾、至於戎守規畫、訪諸歸人、并通事人役卜加赤脫罕等、皆曰河套之地、延袤二千一百餘里、東除黃甫川至老牛灣二百餘里、與山西滑石墹相對、西除橫城堡至五岔河三百餘里、與寧夏賀蘭山背相對、河套既復、此二處俱係腹裏、無煩戍守、惟西自五岔河東抵老牛灣沿河地方、約長一千六百餘里、若以榆林一鎮守之、則榆林兵力、似乎不足、以寧固二鎮均守、則寧固猶有賀蘭山後并蘭靖等處防禦

之責相應酌議。以八百里分屬榆林。以八百里分屬寧固。蓋榆林自定邊至黃甫川。舊有邊防千五百里。今捨彼守此。止八百里。財力已省。寧固共守花馬池邊防三百餘里。而冬春防凍又三百餘里。今亦捨去共守八百餘里。財力不甚加多。况據河而守比之平川守墻。力易十倍。如此分戍。似與相應。但始事之初。日不暇給。圖守有要。難以泛求。誠以虜遁之後。曰河爲限。天塹之險。奚啻長城。於是守之誠易爲力。虜犯之時。在秋居多。秋水時至。百川灌盈。河勢洶湧。虜騎

不能徑渡所可慮者淤淺之處當急之務爾在東有老牛灣焦家坪一帶在西有五岔河一帶此二處水不逾尺虜可徑渡必於此及二處適中之地戍以重兵先築四城以扼虜之喉吭其他惟沿河而守藉水以拒則兵不煩而威力振費不廣而事易集四城之築榆林者二寧固者各一每城守以重兵二枝儘令在營之兵榆林除八枝寧夏六枝固原五枝分番防禦尚有餘力然後據形審勢以定墻壕之高深城壘之聯絡如撫臣王邦瑞楊守謙等所謂通築沿邊四十

餘堡每堡相距四十餘里守以六七百人再築墩臺千二百所每墩撥軍五六人專備瞭望墩堡之軍以三鎮計該用三萬五千餘人今各鎮見在防守哨瞭塘報等軍除洮岷蘭靖賀蘭者不計三鎮共該七萬餘人是亦可以輪班戍守矣夫有墩堡官軍以守險隘又有營城官軍以備截殺分班而上撥田而居且耕且守有險有人何河套之不可久耶築鑿工料分撥事宜營屯之法渠堰之規俟復套之日次第奏

聞若夫州縣衛所之設趙元昊已有故事蓋套地三

面阻河、中多平壤、鹽池水利、不異中州。加之渠堰、是爲沃野。比之延綏沿邊沙磧之地、奚啻倍蓰、惟開墾灌溉、墳實有方、衞所州縣、夫何難置。但爲之有漸、茲難預擬、伏乞　聖裁、

一營田儲餉、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議稱、晉人屯田淮上、遂以平吳、今復套饋餉百萬、難全仰糴粟花、馬定邊墻內地多閒曠、營田可興、本院近于偏老地方、創爲營田、事雖方行、從其有利、請先於定邊內營二千頃、其地比之偏老、腴平衍饒沃、牛值亦賤、先得

帑金一二萬兩，今年買牛隻治農器種子，明年用西安四衛班軍營之，次年寧夏於花馬墻內亦營二千頃，每年所獲粟穀，半運之寧夏，半貯於沿邊城堡，再鑄鐵大鍋百餘，每年炒莜麥烘炒三千石，亦貯於邊堡，貯邊堡者，為陸師餱糧也，二鎮營四千頃，歲可得粟二十餘萬石，三歲可六十萬石，並糴粟可百二十萬，饋餉有餘矣，復套之舉，大都在春時，俟師及河岸，即從回牛與人丁，耕墾沃壤，以實新堡，又全陝內地屯田百萬，多擅膏腴地，有遺利，本院嘗為西安四衛

屯田議、的然可行、可益兵四五千人、推而廣之、不煩益糧、卒乘可增以濟復套之師、

前件

臣先復套之䟽、曾謂復套之後、以舉營田之法、爲邊防久遠之計、今延綏撫鎮等官、言復套餽餉難全仰糴粟、欲先　請帑金置牛具農器種子給軍於該鎮定邊營夏花馬墻內營田積粟、亦裕餉籌邊至意、臣恐埘有不同、地有未利、卽今套內虜騎充斥、致釐西顧之憂、若生有倒懸之苦、必待營內積粟於數年

之後。然後徐興討罪之師。不知數年之間果能積粟以濟餉糧否。况邊垣傾圮。虜寇時侵。人不得耕。一也。定邊花馬一帶。全無水利之資。地多鹻瘠。田不可耕。二也。西安班軍。七月防秋。入冬始掣。人不暇耕。三也。以四千頃田計歲之穫二十餘萬石。是一畝常收五斗。不知營田之軍。所給幾何。若盡取之。則耕者起怨於徒勞。若量取之。則積貯不滿于所計。雖數年之後。所得子粒。恐亦不多。况無墻之處。耕者從事。必須官軍架梁。其行糧草料。又在防秋之外矣。或曰近邊地

土且不可耕邊外之地可知矣此未知地利者也夫
套地既復無虜寇之擾三面阻河號爲沃壤開渠通
水稼穡自便今寧夏近河之地收穫之厚比於江南
乞思嘗寧夏多水田如江右
資藉水利故爾故臣謂營田之法當在復套之後者
以此伏乞 聖裁

一明職守以專責成查得先爲極陳邊獎懲乞 聖
斷大振遠畧以弭狂虜歲擾事准兵部咨該工科給
事中楊宗氣題內一定職守本部覆議 國朝設官
分職各有所守如各邊鎮去處必設總兵一員以鎮

守其地、恐其不敢專也、則設巡撫一員以贊理軍務、又以各鎮權無統該、難於調遣、近年特設總督一員以總理軍務、查得　勅諭各官所載、如總督則云經畧邊務、隨宜調度、各鎮將官相機戰守、臨陣不用命者、悉以軍法從事、此總督之職守也、如巡撫則云整飭邊備、訓練軍馬、督理糧草、撫恤士卒、此巡撫之職守也、如總兵則云整飭兵備、申嚴號令、振作軍威、相機戰守、此總兵之職守也、職守既定、無事則各相遵承、無敢侵越、有事則各相分任、無敢推避、如此則戰

守分明、而功罪各有所歸、人思自勉、而過事亦無不濟矣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到臣欽遵外、臣竊以爲復套之圖節目浩繁、不止一端、如將之賢否兵之勇懦、馬騾之臕瘠、兵器之利鈍、粮餉之易買、營陣之簡練、隊伍力足以能爲、而勢足以可爲、罔不殫心竭慮極力經營、但事務浩繁、有非一人之所能獨兼、萬一職守不明、彼此因仍臨期悞事、豈能免乎、伏乞　聖明勅下該部、申明前議、候　命下之日、將議過各項事件、分發各鎭撫鎭諸司各道叅遊等官、務要同心

戮力分投晝夜幹辦共成　王事凡本省大小官員可委者委之不妨原務承委官員尤須久任非有功績勘著不與遷轉如有因循怠緩不行幹理或企望陞轉巧文推避貽誤事機者許臣等從重參究若臣與同巡撫官員怠緩失職有蹟雖幹辦而陰懷撓阻以致僨事者罪坐所由仍聽科道官員指實糾舉如此庶職守明而責成專賞罰著而事功成伏乞聖裁

一熄訛言以定大計臣聞詢謀僉同則功易就訛言惑衆則事難圖今恢復河套以安夏壤夷事體重大

必假之歲月方克有成中間好事之人謬爲不根之說以無爲有變黑爲白其色厲膽薄者而訛言虜勢之猖其蹈常襲故者而訛言安常之便或訛言軍馬之弱以危懼將領或訛言戰守之難以恐嚇士卒夫訛言之妨一人倡之十人和之百千人翕然從而信之由是上下驚疑遠邇搖撼事沮於中止功隳於垂成是套之復也百人成之而不足一人壞之而有餘如李嚴之誤諸葛亮邵宏淵之沮李顯宗者良可懼也即以臣今春出塞親冒矢石車陣未備火器未全

兵僅踰萬，馬止五千，小試復套之端，頗成斬獲之績，餘賊畏逝，此乃 天威之震懾，臣親見之，而曰知河套之可復，夫何忌臣者，不思同心以紓 皇上西顧之憂，輒乃倡為訛言，以陰壞其復套之議，或訛言臣不量力，深入重地，幾乎不免，或訛言軍士不願出塞，臣縛之於車，為虜所殺，或訛言比虜多掘品坑，戕軍盡為所陷，致使遠近傳聞，內外驚疑，皆以復套為登說苦喻天之難，可畏況有內變耶襄愍所以卒不免也不知此言何自出，此事何從而來乎。使其訛言不煽，套未復而沮撓於始，既復而媒孽於終，則千

百年之患必不能除而微臣區區狗馬之心亦不獲以自盡矣伏乞聖明勑下該部嚴加禁約申明文武官員說謊之典軍民訛言惑衆之例或特設隨軍科道或專行巡按御史紀錄功過兼察訛言倘有仍蹈故轍沮撓軍機陰壞成功者根究所由許臣并言官指名究治庶訛言可熄成功有期伏乞聖裁

一寛文法以濟大事夫出師有一定之理制勝無一定之勢惟因其勢而利導之幾微應妙而人疑於神矣今軍中之事有貴於密遂如捐金反間佯敗誘敵

或用賊攻賊、如李愬之用吳秀琳、岳飛之用楊欽之類、其緒多端、難以預計、使一一具奏而後行、露布而後動、則機事不密、非所以決大策濟大事也、伏望皇上必賜寬假、不拘常例、將復套事宜、申明便宜之意、備載敕敕之中、俾奉命征討之臣、應奏請者奏請定奪、其有事宜密機宜速者、一面奏聞、一面隨處勿事膠固、以失權度、如此則閫外之臣、無進制之患、人無詆毀、而業可光大矣、伏乞聖裁

一處莝蓄以裨耕戰、臣查得先該兵部題爲議處防

秋事內一款糾聚鄉兵以資捍衛如遇大虜深入、將各堡壯丁編之牌甲、立之夫長、仍下令云虜衆則堅壁抗守、少則相機擒殺、俘斬者同格陞賞、所得馬牛輜重、悉與不問等因、題奉欽依通行欽遵外、爲照入套逐虜。非虜犯我境可擬軍士遠征。又非鄉兵自衛者可倫若臨陣所獲、不盡爲給賞、則無以鼓舞衆心。既賞而任其暴殄。不爲之所則、又似爲可惜今復套之舉、當春夏之交、賊巢空虛王師討罪、水陸並進、必有斬獲、除衛鋒臨陣、及所得首級、自有常典、所獲駝

馬騾驢牛羊之類，必須盡賞官軍，以鼓偶勇敢之心，但官軍所得孳畜，除不堪用者，聽其自便，其堪用者，將欲隨營以行，則執役行陳，喂養自不能周，將欲送回則從征遼塞，亦不暇及，即如今春臣督兵出塞，小試復套之端，所獲馬牛，殆及千餘，盡賞官軍，中間有殺食者，有不暇喂養，餓以死者，有慳慣貿易者，以有用之物，置無用之地，誠為可惜，况達馬力健，足堪騎征，與夫駝騾驢牛，始而運餉，終而營田，俱不可缺，相應議處，乞 勅該部集議，將復套所獲孳畜，合無比

照防秋前例、一體給賞官軍、以倡勇敢、仍量擬將銀數兩、發督餉大臣、委官隨營、如套內所獲孳畜、賞軍之際、有堪用者、委官逐一查驗、量其所值、從而給價、撥人送回。近邊州縣營堡。隨便喂養。馬備騎征、駝騾驢牛轉運供餉、及為將來營田之用、如此、不惟軍士得以資惠、而在官亦省買補之費、豈止竹頭木屑之利而已耶、伏乞 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